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湯　式

椒邱文集卷三

明 何喬新 撰

策府十科摘要

吏科

銓選

致治之要必資於賢才得賢之道必由於銓選葢賢才用則上無廢事矣銓選精則下無遺才矣為治之道孰

有外於此哉成周之世鄉大夫舉賢能而賓以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内史贊予奪而貳其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此皆古之法也漢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賈誼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拘也成帝時置常侍曹尚書一

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而銓曹之名始於此焉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而專主選舉所用者必以歲月先後之次尚書從而簡試之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縣皆置中正以定其選行修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行虧則降者亦然及其弊也惟知閥閱不辨賢愚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舉其小者六品以下咸吏部所選唐文選吏部掌之武選兵部掌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郎則分其

二其綱維所係不過二端一曰試法二曰集法試以訂其實集以限其來已集而試察其書判既試而銓察其身言此試法也期以十月畢以三月此集法也其後裴光庭作循資格以矯試法之弊陸宣公立計闕例以救集法之偏然躡級限年賢愚一槩於是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離一尉者矣宗朝典選之職有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内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合東西審官之院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内三班之

事而歸之左右侍郎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焉嗟夫馬有騏驥駑駘惟伯樂為能識玉有瓊玖珷玞惟卞和為能辨司銓衡者誠能澄其慮如冰鑑平其心如權衡如毛玠在魏而典選清正如山濤在晉而甄拔人物則何患不得賢才以為用哉

爵禄

嘗謂爵以崇德不可以濫授禄以養賢不可以濫及蓋爵禄者人君之大權所以厲世而摩鈍也爵禄無僭濫

之患則天下可從而理矣粤稽諸古成周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曰爵以馭其貴禄以馭其富司士掌羣臣之版有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禄載師之職有士田賞田而卿大夫之采邑則有大都小都之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外而公侯伯子男則有九品五命之制内而公卿大夫則有八命四命之别固未始輕以授人也自春秋之時吳越之君僭號於中國而古人列爵之意遂亂戰國之時諸侯惡害其已而皆去其籍故司

祿之職遂闕今其遺制僅見於王制孟子之書自公一位而至子男同一位者皆爵也自君十卿祿而至下士在官者皆祿也漢承秦制其須爵也曰關內侯者即無受邑曰徹侯者乃得食祿曰大庶長以至公士者如吏職耳要之自侯以上則食租自大庶長以下則贖罪遷轉等級截然有紀其須祿也曰真二千石者歲得千八百石曰比二千石者歲得千二百石曰中二千石者歲得二千百六十石曰二千石者歲得千四百石下至百

石亦各有差光武中興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西京舊秩在唐則爵有九等曰王國至子男邑數亦有九曰萬戸至三百戸然後假以虛名而無管攝之柄焉俸禄之多寡則視其品數之高下京諸司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然其後方鎮所取無算而京官俸禄寡薄焉宋懲唐弊其爵有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也其禄則内外百司皆有禄以養之也斟酌其制惟天朝因古今之宜定爵禄之制功有大小則爵有尊卑

位有高下則禄有厚薄盖與成周之制同一揆也又豈漢唐宋所可比哉

户科

井田

井田行於三代之上而天下無貧民井田廢於三代之下而天下無善治夫井田者王政之本也井田之法行則經界可正而穀禄可平矣井田之法廢則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善治其可得哉請詳陳之井田之制黄

唐肇啟於前夏商稍定於後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外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謂之助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夏商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成周之制則可得而考焉大司徒自五家為比五比為閭積而

為鄉五家為隣五隣為里積而為遂故遂人之治田野則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其上有徑畛道塗以達於王畿此鄉遂公邑之所寓軍賦之所出而在遠郊近郊之地者也小司徒之均土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故匠人之為溝洫方里為井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其間為洫者十為澮者百為溝者萬此公卿采地之所入車乘之所出而在大都小都之間者也遂人之造都鄙

辨其一易再易之差匠人之治田野分其上中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自上農夫而等之至於下農夫疆理有常度分畫有常制地力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地信良法也逮夫李悝盡地力於魏商鞅開阡陌於秦而井田之法蕩然無遺矣自是以來董仲舒師丹建限田之説以謂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先王之法而限民田庶塞兼并之路而贍不足此其有得於裁抑豪强之意也而時不能用趙

過立代田之法一畒三畒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此其有得於一易再易之意也而行於武帝之時占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丁男丁女皆有降差而行於晉武之時也均田之法出於李安世男子露田四十畒婦人桑田二十畒戶絶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付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也司均之官置於後周視

戸口之衆寡而有五畒四畒三畒之宅有家者田百四十畒有丁者田止百畒而行於伯政之初也永業之制出於北齊男十八以上皆授口田婦十八以上皆授口業沒得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而行於河清之時也唐太宗因貞觀之盛而損益數代之制以二百四十步為畒百步為頃民年十八受田一頃八十畒為口分二十畒為世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田少不足給者為狹鄉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寛鄉

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此其最為精密若可行者然比之周制其不合者多矣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誠能採張子講求之意朱子經界之説擇廉幹之吏以重其選申久任之法以責其成抑商賈禁遊惰使野無荒頓之土民無遊惰之夫則庶乎不失先王之遺意矣

荒政

有備荒之政有救荒之政備荒者所以防之於未然萬世之長策也救荒者所以拯之於已然一時之權宜也成周之世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他如積倉於郊畤糧於申無非備凶年之振施也豈非備荒之有其政乎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曰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皆所以施寬恤之恩曰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皆所以爲節制之道至於索鬼神以輿救旱除盜賊以去民害無非救災之大端也

又非救荒之有其政乎平糴之法肇於魏之李悝視歲之上中下熟而糴之有差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故雖遇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也常平之制行於漢之耿壽昌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有益於民無損於國民甚便之義倉之制行於唐之戴胄民之有田者每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所宜商賈無田者以戶為九等自石至升出粟有差豐年則斂

之凶年則散之或以賑貧民或以為種子宗之朱文公於崇安立社倉其始也請官米六百石以為本逓年收息二分歛散以時各有明法其後本米還官息米三千餘石遂定為久計更不收息故雖有水旱之變而民無飢饉之憂此皆備荒之政見於後世者也若夫春秋轉粟勸分之策惠王移民移粟之政西漢則有丞相以下出粟之詔東都則有入粟補官之方富弼之在青州也募民入粟益以官廪散處其民以便薪水而活民五十

餘萬韓琦之在益州也蠲租稅逐貪殘罷冗吏為饘粥而活民九十餘萬趙抃知越州任糶者增價以致米商陳堯佐漕兩浙則發廩減直以贍貧民此皆救荒之政見於後世者也夫氣化有不齊陰陽有愆伏而水旱之災不能無也田野熙熙民物怡怡勿以時之未荒為可以少安力農務本儲積有備庸可不以此為念乎生靈焦焦有識凜凜勿以時之既荒為無可奈何轉豪勢之有餘以補不足發倉廩之儲積以賑飢窮庸可不以此

為計乎不以此之為念不以此之為計茍安於目前坐視於危急其可以為民父母哉

禮科

郊廟

國家之事莫大於敬天而尊祖祭祀之禮必在於備物而盡誠葢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其先也然儀物之不備禮意之不周又何以達吾之誠敬哉古先哲王以為萬物資始於天故於冬至日祭天

於南郊之圜丘葢取陽氣之始也萬物資生於地故於
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葢原陰氣之萌也丘圜而
上所以象天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
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煙則於
樂六變之前瘞埋以達氣則於樂八變之前先王燔瘞
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骨器用陶匏藉用藁秸
其車玉路素車其服大裘袞冕南郊之樂宮用夾鍾于
震之宮以其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

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北郊之樂宫用林鍾于坤之宫以其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陽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耦之數也禮坤之玉則以蒼璧禮祇之玉則以黄琮祭天於圜丘則神南面王北面祭地於方丘則祇北面王南面此古者郊祀之大畧也更秦則興鄜畤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以北時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

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
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
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
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唐初冬
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於南郊以
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
高宗顯慶中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圓丘一也由
是盡黜鄭玄之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

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僊道家之說興而玄元皇帝之廟建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獻於太廟然後有事於南郊遂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為可不謹歟有宋因之未遑釐正元豐間陳襄援周禮之文始分祭天地於南北元祐初蘇軾引昊天有成命之詩復合祭天地於南郊殊不知南郊非歟

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黄鍾太簇非致地之音燔柴升煙非祭祇之禮合祭之説果可用乎至於祀天帝之説鄭氏則謂昊天上帝北辰耀魄寶也其五帝則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協光紀中央黄帝含樞紐然詩書言天之與帝天即帝帝即天豈昊天上帝之外又有所謂五帝哉周禮所謂祀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蓋五帝者五人帝東方其帝太昊南方其帝炎帝西方其帝少昊北方其帝

顓頊中央其帝黄帝此五人帝皆有大功於天下故以之配天帝焉晉從王肅一天之説於是除五帝之位則自太昊至於黄帝不得祀於明堂南郊其失又甚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禮又當講焉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帝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帝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若以廟制言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太祖之廟始祖居之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面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又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又穆之南廟七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主在廟之中皆東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六廟八世之後每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既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夾室而謂之祧宗廟之制昭常於昭穆常於穆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

昭穆為尊畀及其祫祭於太廟然後序尊畀之次惟太
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列序於北牖下南向
群穆列序南牖下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曰昭北向
者取其深遠故曰穆迨夫漢惠帝始立原廟而昭穆之
次序無復見明帝同堂異室而七廟之規模無復存至
唐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而七廟又過其制焉若以禘祫
之祭言之追祭始祖之祖曰帝合食太祖之廟曰祫禘
之為言大也惟大祭則謂之禘祫之為言合也惟合祭

則謂之祫或謂之間祀者以其祭在四時之間也或謂之感祭者以其合五年再感之義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重其事也祫以五齊禘以四齊昭其數也禘以四月祫以七月正其時也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于太祖也禘則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禘其尊卑也奈何諸儒之論紛紛不同馬融以為禘大而祫小鄭康成以為祫大而禘小愚以為大小之異不必深辨惟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祖之意得

矣高堂隆以為前三後二徐邈以為前二後三愚以為前後之說不必深辨惟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祀先之意明矣禘祫兩祭賈逵則以為一祭二名禘夏祫秋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宗廟之禮止於九獻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此皆謬妄之說也漢唐之間禮意不明光武中興而禘祫之祭僅能再舉是不幾於疏而怠乎玄宗在位而禘祫之禮并於一歲是不幾於數而瀆乎惟宗三年一祫以孟春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頗合於古焉

若夫四時之祭則大宗伯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也祠者告祠也禴者薄物也嘗則薦新之義烝則衆多之義也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故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也於是乎祫於太廟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也於是乎祫于始祖祠禴禮簡以春夏物未成也嘗烝禮備以秋冬物成就也他如五齊三酒之辨泛醴盎醍沈所謂五齊也曰醆曰澄曰清所謂三酒也或以為祫祭三齊坊記所謂醴酒在室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或

以為禘祭四齊禮運所謂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先王祭祀之禮何其備歟

律呂

論作樂者莫先於定六律定六律者莫先於審黃鍾葢六律為衆音之根本而黃鍾又為六律之根本也粤自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而律呂之制興焉夫律以統氣類物黃鍾太簇姑洗甤賓夷則無射陽月之管也故謂之陽律

呂以旅陽宣氣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月之管也故謂之陰呂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此三律無餘分他律則餘分參差不齊也若以律呂相生之法論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隔八律而左旋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下

生仲吕此京馬鄭蔡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吕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㽔賓重上生大吕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葢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焉京房又推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分生二以下生上皆三分生四黄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陰陽相生而終於仲吕十二

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為六十律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律呂之中其用全律則為正聲用半律則如子聲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其子聲則四寸有半蓋樂音最忌相淩如黃鍾為宮其律最長以次諸律用正聲固順若以他律為宮則長短相淩故半用子聲然後高下得以相依清濁得以相間而樂無不和矣若夫五音之中宮音屬土其絃八十一絲為聲最濁

君之象也商音屬金三分徵益一以生其絃七十二絲其濁宫次臣之象也角音屬木三分羽益一以生其絃六十四絲其清濁居中民之象也徵音屬火三分宫去一以生其絃五十四絲其聲徵清事之象也羽音屬水三分商去一以生其絃四十八絲其聲最清物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最多者濁最少者清大不過宫細不過羽然商角羽無變而宫徵有變者何哉蓋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此所以無變也君總萬務不可

執以一方事通萬變不可滯於一隅此所以有變也然太史公謂五音始於宫窮於角此乃始於宫終於羽何哉蓋宫徵羽商角隅八相生之序也宫商角徵羽是乃還相為宫之道也雖然古人制律皆本於中聲中聲黄鍾之宫也度量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由是而損益故曰黄鍾為聲氣之元八十四聲之中至為純粹者也中聲既定然後十二律可得而定焉宗西山蔡氏深以鍾律為急著書兩卷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其言雖多

出於近世之所未講其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也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可謂得作樂之本矣

兵科

兵法

大易論行師之道而惓惓於師出以律之言周書載誓師之辭而諄諄乎六伐七伐之法蓋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用凶器而臨危事其可不知料敵之方制勝之道哉是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此非所謂三陣乎直陣屬木鋭陣屬火圓陣屬金方陣屬土曲陣屬水此非所謂五陣乎天地風雲虎翼

虵蟠飛龍鳥翔此則風后八陣也方圓牝牡衝方罘置車箱鴈行此則孫子八陣也車箱車釭曲陣鋭陣直陣卦陣衝陣鵝鸛陣此則吳起八陣也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握機虎翼折衝此則孔明八陣也李靖六花陣則中軍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是也李靖十二陣則大黑大赤青虵白雲左突右擊前衝後衝摧凶決勝破敵先鋒中黃遊奕是也若以兵法言之孫子之言兵也則有五事五法之論吳子之言兵

也則有五名四機之說與夫司馬法之所謂七政畾錯書之所謂三急皆用兵之先務也曰道曰天曰地曰將曰法非五事之謂乎曰度曰量曰數曰稱曰勝非五法之謂乎義兵强兵剛兵暴兵逆兵非所謂五名乎氣機地機事機力機非所謂四機乎曰人曰正曰辭曰巧曰火曰水曰兵此所謂七政曰得地形曰卒服習曰器用利此之謂三急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此則孫子所謂九變也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則孫子所謂六地也火攻有五豈非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之謂乎用間有五豈非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之謂乎然用兵莫先於擇將擇將之方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聽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

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然將有五材五謹有五危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是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五謹者理備果戒約是也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懐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是也所謂十過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

人者可勞也智而請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若夫荀子論將有六術五權三至五無壙之說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

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至於尉繚子論人君必勝之道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連以結其聮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

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别謂前列務進以别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章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為曲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與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力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横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旗全曲不麾不動也雖然用兵固不可以無法而亦不可泥於法故霍去病為將不

學古兵法張廵用兵未嘗依古法趙括讀父書不知合變卒死於長平陳餘稱義兵不用詐謀卒死於泜上此為將者所以貴於臨危制勝料敵設竒也豈可狥於紙上之陳言哉

兵制

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圮絶而求與之保合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於是修軍政設武備立行陣之制申教閱之令内以消奸雄覬覦之念外以杜蠻夷猾

亂之階是有所不得已焉夫豈其心之所欲哉粤自黄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戰兵之名見矣而兵制則未立也舜有三苗之征夏有甘扈之誓兵之制立矣而制度則未備也至於成周因農事而定軍令因井田而制軍賦自一里之井積而為成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為封為畿凡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百人焉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立矣自四

井之邑而為丘四邑之丘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積而為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井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萬乘其數靡不具焉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師黨正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司馬連率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

有時矣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習為有節矣任地事以令貢賦故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故武備無闕其平居也出入相友而恩義足以相結其戰陣也音容相接而死生足以相救此古者兵制之善也春秋之世齊管仲作内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師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率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

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師率之國中之事為兵郊野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功農不識干戈之具於是先王寓兵於農之意泯矣迨夫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民自勝甲以上皆籍為兵則當時民力之困可知矣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自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為退卒京師有南軍北軍之屯以備宿衛郡國有材官騎士之制以備行兵南軍衛尉主之北軍中尉主之材官騎士都

尉主之南北軍不出京師而民兵散於郡國如巴蜀三河潁川則有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則多車騎東南之地則多樓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劔客各任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赴而無有不集者武帝平百粵內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外置樓船皆歲時講肄其後南北二軍皆郡國番土於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役於是

發七科之謫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焉中興之後兵旅尤弛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而兵制蕩然矣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居關中者二百六十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杜禍亂之原至於器甲則出於兵衣糧則取辦於民而國無養兵之廢此其為法最為近古奈何貞觀而後番

役更代多不以時是以張說募騎兵以爲長從宿衛而
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
戍之制又廢天寶以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
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
於京師號曰禁軍焉宋之制兵其名有八禁軍之親近
曰班直其出戍邊者曰屯駐隸總管者曰駐泊以糴賤
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駐泊
什五其民教以武事爲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

之蓄兵其制精兵二十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內有三衙四廂諸司外有總管鈐轄諸將然亦未若唐置府立衛之意為善也

刑科

刑制

三代而上以德行罰其效深三代而下以罰行德其效淺蓋以德行罰則欽恤之意存乎其中先刑罰而後仁義則能存欽恤者鮮矣何怪其治效之異哉夫刑以輔

治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有虞之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皐陶作士惟民克允故民協于中而四方有風動之休成周之時有蘇忿生敬爾由獄於前有康叔封敬明乃罰於後故刑措不用而歷年有八百之永漢高祖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可謂簡矣繼以孝文恭儉化民感緹縈之言而肉刑之法遂廢從釋之之議而犯蹕盜環之罪獲减景帝患笞者之多死也而更定箠令元帝患重刑之繁也减三十四事哀帝又减八十一事其心亦

仁矣然治效不能比隆於虞周者葢文帝寛厚而禮樂未遑景帝刻薄而誅戮肆行元帝牽制文義哀帝寵信嬖倖此豈有仁義之道哉唐高祖入關除隋苛法約法十二條亦可謂簡矣繼以太宗仁恕爲治念肉刑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覽明堂炙圖而鞭背之刑不敢用高宗永徽中詔省律令四十七條玄宗開元中詔定絹估並以實錢是時天下大辟有終歲止二十四人及五十八人者亦可謂仁矣然治效亦不能比隆於虞周者

蓋高宗桑懦廢嫡后而立孼妾玄宗奢侈殺愛子而戮諫臣又豈有仁義之道哉此漢唐之治所以不古若也宋太祖始用士人分治州縣之獄太宗遣官提點諸路刑獄而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關報審刑院事從申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然後論刑其謹重之意如此迨末世則不然矣

三代而上以仁義而行法律三代而下以法律而行仁義蓋仁義者化民之本法律者防民之具也古者教化有本故民務為仁義以求免於刑罰後世教化無本故民慎法律之及身亦相勉於仁義也請詳陳之有虞之世象以典刑自五刑而至於金贖法之經也自眚災而至於怙終法之權也厥後夏作禹刑商作湯刑至周其法益備大司寇掌三典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所謂三刺者豈非訊羣臣羣吏萬民之謂乎所謂三宥者豈非宥不識過失遺忘之謂乎所謂三赦者又非赦幼弱老旄惷愚之謂乎其政令詳明教條嚴整使人知畏懼而已穆王命吕侯訓夏贖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大辟之屬止於二百重刑之條目減於前而輕刑之條目增於舊也世道愈下法律

愈繫李悝制律書六篇有盜賊囚捕雜具之法蕭何作律令九章而增戶婚擅興廐庫之篇叔孫通又益律之所不及者十八篇惠帝除妖言挾書之律孝文去收孥相坐之法馬鄭作律令章句陳思作決事比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解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隋令高熲更定律令分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凡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

曰斷獄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爲國家之制度格爲有司之常行法爲守法之常法凡政事必從事於此三者有所違而入於罪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而長孫無忌等作爲疏義焉宗太宗時則有太平編勑真宗時則有咸平編勑仁宗時則有嘉祐編勑神宗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之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罪重而違令之罪輕也他如傅霖作律統賦而檃括律意無復餘藴竇儀上統刑而文義簡古可亞六

經我朝頒降律令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六篇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以八字為例曰以曰准曰皆曰各曰其曰及曰即曰若以八議論刑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曰議貴曰議勤曰議賓輕重適宜用舍各當著昭代之盛典為萬世之常經蓋與虞周之制同一揆也

工科

水利

嘗謂食之所出者本於田而田之所頼者在於水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良有以也粤自大禹盡力溝洫商高宗始為經界而水利之興尚矣至於成周而後制度大備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稲人可决則决而無泛濫之患可塞則塞而無旱乾之虞三代之時所以家給而人足者未有不本於此也秦漢以來人君志於惠養黎元者亦莫不汲汲於得人以任其責漢則京師有水衡之官郡國有都水之職

宋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自春秋以降興水利者代有其人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惠李冰堰江水而蜀以富饒鄭國導涇水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歌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粱之詠下至劉漢穿洩口以溉繁田則有文翁焉開渭渠以灌關中則有鄭當時焉莊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兒寬鑿六輔渠於高仰之田白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區名信臣造鉗盧於穰縣之南王景修芍陂而廬江之境大豐馬臻築鑑湖而

會稽之民獲利此漢之得人也其在唐也引黄河以溉田則有雲得臣焉毁碾磑以導渠則有長孫祥焉引雷陂之水築句城之塘非李襲之在揚州乎决鄭白之渠復秦漢之水非黎幹之尹京兆乎温造開渠於朗州而溉田二千餘頃之多孟簡開瀆於常州而沃壤四千餘頃之廣田弘正開古河之道而水患以除白居易浚錢塘之湖而水利以興此唐之得人也他如許景山修蕭何之故堰而廢壞之地化而富饒趙尚寛修名信臣之

舊渠而荒瘠之土變為沃壤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則如劉彛復馬氏之甽塘而溉田萬頃者呂頤浩也修鎮江之練湖而灌田十萬者錢良臣也此又宋之得人也然諸君子有聲於水利者豈有他哉亦惟相地勢之崇卑放溝洫之遺法穿陂塘以備亢旱之虐使田之高者無甽折之憂堅隄岸以塞泛漲之勢使田之下者無浸淫之患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疇有灌溉之

益川澤無壅塞之憂則其有利於生民有益於國家豈淺淺哉

屯田

立國資乎兵兵有餘而食不足是餒其兵也養兵資乎食食有餘而兵不精是蠹其食也何則兵者國之爪牙食者兵之命脉有國其可無兵乎養兵其可無食乎苟兵精而食足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誠國家萬全之計也成周之世比閭之中卒伍具焉耒耜之暇干戈屬焉民

之所蓄即兵之所食故屯田之法三代之前無有也田不井授國有兵費糧以漕運士有飢色後之欲為富國足兵之計者不出乎屯田之制耳自漢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説自武帝遣戰士田西域始有屯田之規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然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黎而用戊已校尉屯田車師趙充國既罷騎兵所留盖弛刑應募及灌陽汝南兵此皆以兵也唐因軍府以置營

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二或隷司農或屬苑內或分諸州軍或以少卿廵行或以御史涖輸或有警以兵千人助穫此則以民也他如諸葛亮屯田於渭水羊祜屯田於荆州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募民屯田於許下隋人立堡營田於河西則如唐人之制也然屯田之説有三兵屯而不戰則可以耕如諸葛亮之田渭水張公謹之田代郡皆養兵蓄鋭而不廢耕墾也議定而不揺則可以耕如趙充國之田金城棗祗之田許下皆素有

成謀而不惑異議也將帥先士卒則可以耕如郭子儀躬耕百畆軍士不勸而耕婁師德身衣皮袴士卒樂為之田此皆將帥先士卒之驗也宋初置屯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若王守斌調兵卒田河北耿望調丁夫田襄陽兵民蓋通用矣高宗中興尤切留意書充國留屯之事以勉之申建隆歲課之法以督之是以韓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州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當時淮南官四十三耕田二百二十

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寧官莊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六千五百二十石其明驗可見矣夫屯田固富國足兵之要誠能倣漢唐之制酌古今之宜沿邊則責之將帥而部兵以耕境内則責之守令而募民以耕如此則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矣

椒邱文集卷三

椒邱文集卷四

明 何喬新 撰

史論

宋

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

帝王之興有以禪讓而得天下者舜禹是也有以征誅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其迹雖殊其極一也三代而下

享國長久者漢唐宋而已漢高帝起兵泗上誅秦之無道討羽之弑君雖德非湯武庶幾征誅之義焉若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奪之實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亦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不為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遽萌篡竊之心黃袍加身返戈内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於陶穀

而欲比迹於唐虞嗚呼吾不知舜禹之禪讓果若是耶
殺之禪詒果可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
亂已極恭帝幼冲藩鎮窺窬太祖不取亦将有逼而奪
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是不然
諸葛亮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定矣謝安因穆
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二子終身北面而不
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
而報之於恭帝如亮之輔帝禪如安之輔穆宗則衰可

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不比之圖顧乃欺孤弱寡廢主自立謂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果無知耶

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中書令

古之英君誼辟必襃死節之臣雖素所仇怨不敢遺焉所以爲人臣勸也必黜失節之士雖有功於我不敢私焉所以爲人臣戒也漢高帝斬丁公而賞季布唐太宗

薄裴寂而贈尭君素葢審于此矣陳橋之變太祖擁衆而返韓通幸禁旅禦之使其謀得行太祖之成敗未可知也王彦昇意圖富貴逐而殺之妻子俱死可謂能為太祖除害矣然太祖嘉通之死節追贈為中書令怒彦昇之擅殺終身不得節鉞太祖豈憒於賞罰者哉葢其為天下後世慮者深矣使吾之臣皆若通焉當既變之際乃心帝室則吾之子孫有不安者乎吾之臣皆若彦昇焉當搶攘之時心思外濟則吾之子孫有不危者乎

太祖之為天下後世慮誠深矣豈徒不脩私怨不賞私勞而已哉中行穆子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終宋之世人臣多以節義著稱李若水張叔夜效死於完顔入汴之日李芾文天祥盡節於蒙古南牧之時豈非太祖此舉有以激勵士心歟後之人君有忽嫉死義之臣加以屠戮之慘崇奬賣國之徒極其爵位之隆者聞太祖此舉亦可以少省哉

遣使賑貸諸州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王者建極垂統傳數百年而後傾者非專以天命而已其初政之規模固有大過人者焉武王克商之初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八百年之基業兆於此矣漢高帝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存問父老立社稷施恩爵復租稅舉三老四百年之氣象見於此矣宋太祖奮戎旅之中踐九五之位迹其所以得天下者視五代諸君亦豈甚相遠哉及其發令敷政規模弘遠乃與五代諸君頓殊是故追贈韓

道義足以勵士節矣賑貸諸州恩足以結人心矣追帝祖考事先之孝昭矣親臨太學崇儒之道盡矣遣使度田所以革兼并之奸課民農桑所以敦衣食之本凡此數者隱然有周武漢高之氣象至於選州兵以入衛而雄藩跋扈之勢衰罷功臣以就鎮而强將專兵之弊息乃其撥亂返正之大端也梁唐晉漢周之初政其規模曾有是哉卒之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僭王叛國以次削平傳世十七歷年三百過唐而亞於漢也宜哉

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

昔婁敬說漢高帝曰周都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亦易以亡予以其說未之盡也夫文武都豐鎬僻在西藩積德累仁其興也勃焉始皇都關中太華為城黄河為池仁義不施其亡也忽焉有德則無往而不王無德則無往而不亡豈特洛邑為然哉然古之王天下者莫不擇形勝之地而都之以為子孫無疆之業高帝都長安光武都洛陽夫豈不知形勢不如德哉葢帝都天下之根

本根本固雖有涼德尚可少延根本不固一有失德則振之而仆撼之而折矣是知王天下者以德為先而形勢亦不可緩也宋有天下前都于汴後都于杭何其昧於所擇耶豈其子孫皆有三五之德耶夫北方之可都者莫若長安南方之可都者莫若金陵汴雖中原之地然濁流洋洋四出夷曠非形勝之所也杭雖重江之險然其土舄鹵其民㬎弱亦非帝王所宜都也太祖舍長安而都汴高宗舍金陵而都杭豈非昧於所擇而不為

子孫長遠之慮者乎故前之都汴也金人長驅抵其城下畧無關河之阻後之都杭也苟安東南終不能復中原之尺寸是豈德薄而然哉亦以形勢弱也太祖蓋嘗有志都長安矣以太宗之諫而止嗚呼以太祖創業英武之君且奪於太宗之諫而不審於定都吾於高宗夫何尤

太祖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

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然雖深居閉户何益

司馬文正公論周世宗為五代之賢君惜其享年不永而天命歸宋予亦以為然及觀宋太祖之言乃知世宗忌刻好殺其享祚不永也固宜夫禍變之來也無窮英雄豪傑之生也無盡所忌在此而其為患者或在彼也在此者受吾誅而在彼者或為吾患也焉用以疑忌之心而淫刑以逞哉世宗習見五代之君皆起於鷙悍之

武夫故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其慮患可謂密矣然而廢其子取其國者乃終日侍側之黙檢耳彼有天之成命又可得而殺耶古之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世宗欲利其後嗣而多殺不辜固已違天咈理矣安得享祚之永乎自古帝王以疑而妄殺者多矣不獨世宗為然始皇疑匈奴亡秦而伐之宋文帝疑義康為變而殺之隋煬帝疑李渾取隋而族之唐太宗疑李君羡代唐而誅之然而亡秦者胡亥非匈奴也登合殿者子

助非義康也受隋禪者唐公非李渾也殺唐子孫殆盡者武曌非君羡也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易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人君惡用以疑而妄殺哉若宋太祖者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其言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真明主之言也是以降王僭主咸見優容宿仇舊怨無所屠戮其享國長遠子孫屢僨而復興也不亦宜乎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曰汝所以得天下正由

柴氏使幼兒主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于汝弟

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

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祖殁而孫承此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武王有天下不傳周公而傳之成王高帝有天下不傳文信君而傳之惠帝豈古之聖王英帝亦皆私於其子哉誠以常經正義不可違也而昭憲太后之命太祖顧欲舍子而傳弟夫太祖奮自戎行執干戈犯霜露以斬艾四方之荆棘積功累業遂膺寶命固欲

傳之子孫以為萬世不拔之業也母子之心豈不能察此心哉而昭憲乃有是命何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也久矣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母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昭憲溺愛少子亦如婁太后欲立常山王演獨孤后欲立晉王廣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且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柰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

蓋出於匡義之謀歟太祖泣而受教特黽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為太子亦不立匡義為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蓋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啟宫人盡屏俄而上崩之禍歟予謂春秋之義大居正昭憲之命咈常經悖正義太祖雖違之可也

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等五人罷兵就鎮

嗚呼自有唐失馭宇縣分崩而藩鎮之勢始强甲兵租賦以為已私生殺予奪不出上命為其君者撫之以恩

則驕縱之以法則怨譬若蛇虎然喜則馴怒則噬耳當是時上之馭下若握蛇騎虎惴惴焉惟恐其見噬下之視上若鷂張鷹搏惟欲抉裂以快其心陵夷至于五代朝廷日削藩鎮日强甚則天子之廢置宰相之死生皆繫其喜怒耳雖以莊宗之剛斷世宗之英武輔以郭崇韜李穀王朴智畧之臣熟視而無可柰何孰謂杯酒之間能使之帖然聽命哉宋太祖有天下至是纔兩期耳若高懷德石守信王審琦之徒非潛龍之故人則佐

命之元勛也然從容懽洽之際示之以誠心諭之以大計而彼五人者罔不感泣稱謝罷兵就鎮不煩干戈不動聲色不費茅土之封不必葅醢之戮而百餘年之蚍蟠蚓結者一旦散釋而無餘是則太祖睿謀英斷固非莊宗世宗之所及而趙普之智畧亦豈崇韜穀朴所能彷彿哉或謂宋之國勢所以漸弱燕雲所以不復者蓋原於此嗚呼使藩鎮不削則禍亂相仍宋之基業將一傳再傳而失之矣豈徒國勢之弱乎吾恐汴洛之土宇

且不能保況能遠有燕雲哉

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

古昔興王之君不以私恩而賞不以私怨而罰蓋以天下爲度也雍齒嘗窘辱高帝矣而高帝卒侯之魏徵嘗勸隱太子圖太宗矣而太宗卒相之英君之度蓋如此鄭起楊徽之當周世宗之時見宋太祖威望日隆度其必不利于社稷或貽書宰相或密告其君非惟有先見之明且有憂國之忠也天下已定神器有歸亦何必追

憾哉而太祖不忘宿怨黜為縣令帝王大度有愧高帝太宗矣且帝盍思之韓通非謀率兵拒我者乎既追命以官董遵誨非憑父勢侮我者乎亦不録其過顧於起徽之不能容何哉雖然起徽之亦未盡善也革命之初引身而去以全其節斯善矣居宋之官食宋之禄戀戀不能去亦何其不知恥耶

初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平蜀宮人入宮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

四年鑄者名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帝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

宰相之職所以佐天子釐敉命而昭人文者也古之命相必用儒者豈徒取其記問之該洽詞藻之敏贍而已哉蓋以其知天地變化之道明皇王制作之源通乎古今事變之詳察乎興衰理亂之故究乎禮樂刑政之本可以經邦而弘化可以亮采而惠疇可以亮天工可以

翊皇極如虞之臯益商之伊傅周之周召是已然時君世主顧謂儒者迂闊不足用而其擇相也或以刀筆之小吏或以蹶張之武夫或以目不知書之使典謂宰相不必讀書也不必有文也能奉行文書斯可矣嗚呼迂闊不可用者章句之儒耳彼明體適用之儒若臯益伊傅周召者又何迂闊之有柰何捨此而使不學無術者汙我台司也宋太祖承五代衰亂之後趙普魏仁浦皆以俗吏致位宰相是以目前僭國年號且不能知而襲

用之况其逺且大者耶及帝召問寳儀慨然興嘆謂作相須用讀書人葢悟儒者有益於天下國家矣故終宋之世儒臣頗獲進用如范仲淹如歐陽修如司馬光雖非臯益伊傅周召之臣然終非章句之儒可及也惜夫一代真儒若周若程若張若朱者擯之斥之而不見用又豈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耶嗟夫天下未嘗無真儒而儒者未嘗不可用為人上者毋以已之不知而謂天下無真儒亦毋以迂儒可鄙而槩謂儒者不可用

庶幾乎名世之儒出焉

河決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以聞棄市初恕為開封判官謁趙普閽者不為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屍于河

宰相秉國之鈞生殺廢置一出至公夫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而贊天子之治少有私焉則君子非之四海議之而怨刺興矣趙普之為相何其忮刻之甚耶黄河之決亦以爕理非才陰陽不和故爾恕雖不即以聞罪不至

死太祖寛仁之君尤慎用刑非普之譖豈遽加恕以大辟哉普不知灾由己致上章待罪故乃委罪于恕以快其私忿既刑之于市又投之于河普之忮刻如此視盧杞元載所為亦豈大相遠哉盧多遜之譖蓋有由然不可盡以為妄也太祖在位頗少過舉然以普之故殺姚恕斥雷德驤其為盛德之累大矣

命宰輔日録時政送史館

史氏之職萬世之是非繫焉古之為史者凡君之仁暴

臣之忠邪政之得失隱而椒房燕昵之語顯而楓陛奏對之言莫不直書而不敢隱厚利不可誘也嚴刑不可奪也天子之尊宰相之貴不可得而增損也故謂之實錄兩漢而降此意猶存其所紀載多得其實史尚可信也自唐太宗内多慚德懼人議己始欲觀史當時無南董之徒以死拒之於是史始失職而是非之公廢矣歷代相承遂為故事其脩也以宰相監之其成也又使上之彼皆畏威懼禍尚敢示其直筆之公哉至宋太祖又

命宰輔日録時政送史館夫所謂時政者有善有惡有當有否君相議之而後行者也今使宰輔録送史館彼為宰輔者欲求後世之名而懼君子之議善而當者必潤色而具書惡而否者必棄置而不録史臣據所録以書之是非之公安在哉嗚呼唐宋以來之史不可信者多矣忠賢儁烈之迹蓋有不幸而不紀者矣檮杌寃瑣之奸亦有幸而不書者矣追求其本實太祖之作俑也有天下者力於為善而已舉記事記言之職歸諸史氏

人主不親覽焉宰相不監脩焉藏之金匱石室而不上

焉庶乎史得其職而萬世之是非明矣

太祖有疾名晉王光義入侍宦官宫婢皆不得

近俄而上崩晉王即位

宋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席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托

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說以予考之太祖葢死

於弑也第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

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

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弑者一也富室子將死以千金之產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弑者二也太祖果挈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為弟者哀戚滿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而改元惟恐開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是過矣此可知其弑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與聞者也必將名集羣臣道

揚末命使臣民知之令也將相大臣不獲聞宦官宫妾不得近侍果何為乎此可知其弑者四也况以大位傳諸弟則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驚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弑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追弑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江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為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篤必無它故文介置之上第今子謂太祖死於弑然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焉是

豈萬世之定論哉

太宗發太原遂伐遼圍幽州及遼耶律輿格戰

于高梁河敗績乃還

契丹據有幽薊數十年中國阨塞之地皆入其封疆衣冠之族皆為之效用精銳之卒皆聽其驅使無事則執戈以疾視有事則策馬以南馳故幽薊之不復中國之大患也然强悍之遼弓勁馬肥復之亦豈易易耶崔翰謂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其說似矣然當是時

以勢言之則我師已疲以時言之則彼國無釁以疲勞之師伐無釁之遼是豈必勝之策哉翰之說謬矣爲太宗計者宜命潘美屯太原曹彬屯真定劉廷讓屯關南內脩耕戰外講和好遲以數年兵精食足然後命真定之兵出飛狐太原之兵出鴈門關南之兵出高陽奇兵直抵榆關以斷其援師則與格色珍與涿易諸將如置中之兔圜中之鹿不降則死耳計不出此而欲以一戰定之高梁之敗死喪塗地驢車疾驅僅而得免豈非翰

之謬計太宗之過聽而然歟

趙普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帝疑之召普諭以昭憲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廷美遂得罪

趙普佐太祖成帝業攄猷宣力一代之元勛也然迹其行事而察其心乃刀筆之猾胥市利之小人耳夫昭憲太后之遺旨其有無不可知使審有是命歟普當曰先后顧命不可違陛下萬歲後當傳秦王以及德芳庶幾慰

先后在天之靈使無是命歟普當曰先帝創業艱難不可使其子不得享之異日神器當授德芳今乃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是何言之謬歟得非普追憾太祖罷其相位而進是說歟且普亦思太祖所以罷巳者乎夜幸其第嫂呼其妻帝之恩禮何如南唐白金吳越海物命之受而不疑帝之恩禮何如柰何以末年顧待之薄圖今日樞軸之寵嗾奸人以告變進邪說以逢君知利而不知義顧身而不顧國此猶胥之所為豈大臣之

道耶嗚呼普真小人哉

太宗即位之初命秦王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摇之遂貶廷美涪陵縣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甚哉太宗用心之險也夫天子之子曰皇子諸王之子曰王子其名號品秩截然而不可易未有以其異日當

為天子而豫稱其子為皇子女為皇女者也太宗此舉特以愚弄其弟而已意者太祖之崩宗室王公必有竊議者太宗恐其因廷美以舉事也因以此非常不正之號而慰其心蓋使廷美知有次及之勢而不動然後徐為之計耳彼廷美愚人也以為吾子為皇子矣吾女為皇女矣吾為天子亦何疑哉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殁乃覺其兄之意而不自安於是禹錫上變趙普進謀王溥等四十七人集議而涪陵之命下矣險矣哉

太宗之用心也廷美在其術中而不悟卒之憂悸而死可哀也已

太宗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悴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帝王之學與士庶異非欲尋章摘句如世之經生亦非欲雕蟲篆刻如世之文士也在知其要而已書之所當讀者莫要於四書五經其所載者皆正心修身之本經

世保邦之道也其次則歷代之史其所紀者治亂興衰之迹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也廣廈之下細旃之上諷詠其詞涵泳其理反之身心措之事業其為益也大矣何以泛覽為哉太宗勤於讀書自已至申其用志非不勤也太平御覽日進三卷其記覽非不博也然於身心治道果何益哉是乃經生文字之學而非帝王之學也雖然世之為人君者或性不喜學或荒思於仙釋或溺情於酒色或放意於馳騁弋射之娱太宗無此數者獨以典

籍自娱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然則太宗雖未知帝王為學之要其賢於彼則遠矣

有事于南郊大赦

聖王之法眚災則赦之刑罰之疑則赦之老旄幼弱蠢愚則赦之未有不問罪之輕重情之故誤空囹圄而釋之者也昔人有言赦者偏枯之物也蓋殺人者不死則被殺者含怨於泉下矣傷人及盜不抵罪則被傷與盜者抱憤於生前矣故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二子蓋察乎此矣宋承五代之弊三歲必郊每郊必赦是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歟秦再思之說善矣太宗乃以問普彼普者刀筆之才而非王佐之器也知五代姑息之政而不知聖王之法也顧以為郊祀覃恩堯舜之道何其言之謬歟終宋之世踵為故事遂使凶民逆知而僥倖故蘇洵論之曰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其弊一至於此推本而言豈非普之謬論有以

啟之歟

李昉為相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必峻絶之已而擢用之或不足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宰相之職以進賢退不肖為務者也古之為相者以至公存心以至公待人士果賢歟颺言而舉之無市恩之

嫌果不肖𩩲颺言而黜之亦無取怨之慮舜之相堯也元凱可舉而舉之孰疑其市恩共工可罪而罪之亦奚有於致怨至公故也昉之所言張安世之故智耳此末世醇謹者所為豈大臣至公之道哉近世之為宰相者又異乎昉矣士之獲進者則語之曰是出於我也子毋我忘其被黜者則語之曰是出於其也子毋我怨內以欺其心外以欺於人是又昉之罪人也然為此者往往獲譽而免謗而天下之士亦不以為非也士習之卑至

於此悲夫

度支判官宋沆伏閤奏疏請立太子帝怒貶沆

而沆乃吕蒙正妻族也故罷爲吏部尚書

古之帝王必豫建太子以繫天下之心此有國家者之通議也自唐宣宗以降諱言儲副羣臣有請輙怒而黜罰之其意以爲太子既建則人心屬彼矣羣臣有請者欲圖後福爾噫是何不思之甚也人心屬太子是社稷之福也羣臣欲圖後福於太子是社稷之衛也而何以

黜罰為哉宋太宗以英明之姿濟以弘博之學其於治亂興衰之故明矣當是時德昭已死德芳已夭廷美已貶元佐已廢儲宮攸屬固有在矣然宋沆有請則責及宰相馮拯有請則竄于炎荒蓋其心睠睠於寶位雖父子之親猶忍不能予也它日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民喜躍帝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何其言之陋耶是與唐明宗所見無異矣後唐羣臣請立太子明宗覽表泣下曰羣臣欲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故

第爾彼明宗者目不知書之武夫固無足怪而太宗亦為此言亦何取於博學哉嗚呼太宗於其子且靳之而望其傳弟以及其姪亦誤矣

趙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魯論一書記聖賢之微言凡禮樂刑政之原性命天道之妙修己安人之要行師撥亂之方無不具載於其間學者誦其書而繹其理體之於身措之於用雖道臻孔

顏治底熙洽亦豈難至哉趙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太宗定太平何其言之不怍也考之於史普之相太祖也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已其於魯論所謂四代禮樂之制五美四惡之說蓋蔑乎其未之及也至於營邸店以規利不可謂之廉市巨材以治第不可謂之儉誣馮瓚李檝等以快私忿不可謂之公意圖再相則媒孽廷美之過追怨先朝則進不可再悞之說以若

所為果取於論語何章乎史稱普每歸私第闔戶誦書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嗚呼普特借聖言以資談說而掩其不學無術之迹耳果何得於身心哉

李順陷成都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

閹寺之職所以供掃除傳命令而已任之以事已不可況可授之以兵哉肅宗委兵魚朝恩而郭汾陽幾不自保代宗委兵程元振而李臨淮不敢入朝彼肅代昏庸

之君無足責者宋太宗英明之主也然盜起兩川元帥之任不以命諸將而以屬家奴當是時如曹彬如潘美如曹翰之屬皆無恙也使之帥十萬橫磨劒以討潢池之盜猶鼓烈風以掃敗葉耳顧乃舍此而屬彼何耶意者繼恩以便辟有寵太宗欲授以官爵而惡無名故使之討賊幸其成功而賞之正如漢武帝欲侯李廣利而命之伐宛爾嗚呼堂堂大宋顧使赳赳武夫聽命於刑臣嘽嘽王旅屈膝於閹豎猶為國有人乎其後李憲帥

師以伐夏童貫專兵以伐遼啟之者太宗也豈非萬世之永戒哉

帝觀燈于乾元樓

聖王之治所以不可及者以其不自滿假焉爾唐虞三代之盛治底雍熙俗臻嘉靖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兢兢焉業業焉慄慄焉翼翼焉而其股肱大臣進戒於君者不曰無教逸欲有邦則曰無耽樂酗于酒德君臣之間曷嘗以治平而少肆哉宋太宗承五季兵火之餘雖

云小康然契丹咆哮於北繼遷跳踉于西王小波李順倡亂於蜀民以兵死者不知其幾十萬人此正宵旰憂勤之日也而太宗侈然以太平自樂蓋帝所見聞者坊巷之繁盛歌吹之鏗鍧耳都城數里之外村落蕭條士女流離之狀帝不得而見也慈父老母寡妻孤兒哀籲之聲帝不得而聞也然帝不以所未見聞者自少而以見聞所及者自多御樓觀燈賜酺張樂斷斷焉矜語宰臣以為上天之貺已斯豈聖王不自滿假之心哉當時

宰相如李昉者既不能諫又從而獻諂焉亦豈大臣以道事君之誼耶嗚呼太宗起自布衣而昉又更歴變故者也然且如此彼宣和之際君有花石之娛相有豐亨豫大之説亦何怪乎其然哉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禹偁知滁州

開寶皇后敵體先朝母儀四海是天下臣民之母也太宗當開寶之際蓋嘗北面朝之以今日言之則嫂也以向日言之猶母也典禮儀章以送其終者豈可有一毫

之不盡哉今也后之梓宫不寘於内殿而寘於外舍不
敢於寢園而敢於佛廬不使羣臣成服而怒侍臣之直
言太宗之於后何其薄哉予考太宗即位以來誥告多
方戒飭羣臣無一語及太祖者賜酺之詔曰今四海混
同萬民康泰蓋謂一統之業自我肇之太祖無與焉觀
燈之詰羣臣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蓋謂太平之治
自我致之太祖無與焉且太宗之天下誰之天下歟
太宗之位誰之位歟有太祖之天下踐太祖之天位然

且邈然無一語以及之則於后何有哉論者猶謂太祖不以弒崩無亦過厚之論歟

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昔周世宗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命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嗟夫世宗真賢主哉夫井田既廢阡陌既開其近古而可行者惟均田爾有天下者孰講而力行之計丁之多寡以授之田量地之磽腴以為之賦嚴兼併之誅明買

責之禁為之宅里以使之相保為之什伍以使之相司則田雖不井而民養生送死亦可無憾矣然師丹建議於前陳靖有請於後皆不旋踵而罷者以豪貴不便故也強宗閭右騰謗於野王公貴人宣言於朝田未及均而罪戾至矣靖之說欲檢責荒地及逃民之產募民耕作賜以牛種田成然後量授此熟於世教之論也皇甫選言其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豈非懼忤豪貴而速怨謗歟嗚呼安得如世宗者持議於上如丹靖者奉行於

下庶幾養生送死無憾焉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

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眼穿矣

古之仕者為道不為禄為國不為家是以三十而仕五十而爵七十而致其政當其仕也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超然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三代以降士風日漱寵禄之念重㢘讓之節隳其進也志得氣盈侈然不勝其大其退也低首斂泣戚戚若無以為生豈不為時君世主所

輕耶太宗蓋因王沔之罷涕泣願留鬢鬚皆白而疑士大夫之皆然故於昌言蒙正之罷有是言耳是雖士無志節所致然太宗之待輔臣不已薄乎昌言為人不可知蒙正宋之賢相肯以進退累其心哉天下之大豈無秉節高邁者未可以一人而厚誣一世也漢高帝求賢之詔君子以為尊官厚祿非所以待士太宗此言尤薄矣豈所以待輔臣耶嗚呼士之有志節者可以超然嘉遯矣此錢若水所以未老而勇退也歟

張齊賢為相嘗從容為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皇王之道非高遠而難行也其本則誠意正心修身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文則詩書禮樂其政則爵賞刑誅其極則裁成輔相而功與天地參此皇王之所以為皇王也世之昧者顧求之高遠曰赫胥氏之治也軒轅氏之化也無懷氏葛天氏之俗也結繩之政可以理

軍旅也干羽之舞可以格戎羯也茅茨土堦可以臨羣臣也蕢桴土鼓可以奏郊廟也此腐儒迂僻之論商鞅所以干孝公者也豈知皇王之道哉張齊賢所以為真宗陳者其詳不見於史然所謂推本者要不過誠意正心修身之道爾有天下者於此盡心焉可以咸五而登三矣舍此而他求不失之高遠則流於淺近豈所以為皇王哉

真宗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

不進屢詔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

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古之大臣欲致君於無過者必防其奢侈而啟其憂勤

奢侈生於府庫之有餘憂勤生於四方之多事眞宗命

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而恕逡巡不進曰陛下若知

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蓋慮其奢侈也李沆爲相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蓋欲

其憂勤也若恕與沆其得大臣致君之道歟迨景德祥

符之間丁謂上會計録而羣臣爭言祥瑞於是聖祖降
天書見泰社汾陰之祠玉清昭應之繕其所糜費蓋不
知其幾百千萬矣陳李二公蓋有以見其微歟
契丹敗宋師于洺州邊書告急中外震駭帝召
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
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寇凖凖曰誰為陛
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乃決計幸澶州
帝王之有天下猶富室之有家也有家者不幸而遇禍

變寧喪其田園不可捐其宅有天下者不幸而遇寇戎寧喪其郡邑不可棄其都平王棄鎬京而東周室遂微元帝棄洛都而南晉業遂替自古未有避寇遷都而能復振者也契丹南牧深入我疆然王超敗之於唐河高繼祖敗之於岢嵐李延渥敗之於瀛州其少得志者惟洺州一戰耳何至君臣震駭遽謀遷幸哉彼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不過欲移車駕以近家耳甚矣小人之無謀也金陵成都其城郭視京師孰固甲兵

視京師孰多儲積視京師孰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飛出幸人心危疑居者無固守之志行者懷逃潰之謀天下聞之而解體契丹乘之而深入中原豈復可保耶向非寇準折以危言勸帝親征予知南渡偏安不待高宗之世矣史臣謂澶淵之役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予謂準之功不在於勸真宗之北征而在於沮真宗之南幸

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不悅目吏持例簿

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

吏職耳

宰相之用人猶梓人之度材也度材大者為棟楹小者為榱梲惟其稱而已用人者大者為公卿小者為令佐惟其當而已故智畧果如韓信雖起亡卒為大將可也敦厚果如田千秋雖起高寢郎為九卿可也學行果如陽城雖起布衣為諫議大夫可也豈可拘於資格哉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職耳非宰相所宜行也寇準之言

真知為相之道歟然近世大臣非不知凖之為賢相也至於用人不免拘於資格者蓋樂其便已而已是故庸鄙或超居顯位則曰非我也彼之資格當然耳英賢或擯居下僚則曰非我也彼之資格當然耳天子不得而譴焉同列不得而非焉臺諫不得而刻焉而士君子之議則非其所恤也嗚呼此真所謂具臣也歟

寇凖還自澶淵頗自矜其功帝亦以此待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言於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

之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冦準天資剛毅漢王商之儔其材畧通敏唐李德裕之伯仲也惜其學術不足故於處已接物每乖於理君子不能無憾焉在易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澶淵之役準固有功然非能復燕雲使彼稱臣納貢

也而準遽自矜伐則失勞謙之義矣準之剛正固欽若所忌也不能健而説決而和而每與忿爭于朝則陷於壯頄之凶矣丁謂陰柔小人也準以其包承於已而力薦之則昧否亨之戒矣以準之剛毅通敏而輔之以學問則無此𣪍失而讒人亦無以藉其口矣嗚呼為宰相者其可以不知學哉

莖明德皇后

先王之制天子七月而莖同軌至諸侯五月而莖同盟

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已緩為不敏已速為不懐非有變故莫之敢忒明德皇后李氏勛臣之女太宗之后而真宗之嫡母也母儀天下已歴兩朝矣今以景德元年三月崩至三年十月乃塟何其緩也豈以師旅之後帑藏匱竭而不克舉耶抑以歳月不利惑於瞽史之説耶以為帑藏匱竭吾未聞富有四海而不克舉母后之喪者以為歳月不利則邢昺孫奭諸名儒日侍經筵固有説以闢之矣吾知其不為是也當太宗晏

駕之初后嘗欲立楚王元佐賴呂端抗言而止意者真宗不能無憾故恩禮稍薄歟夫婦人之仁知私其所出而已真宗以仁厚之君乃薄於嫡母送終之禮豈不為盛德之累哉

椒邱文集卷四